

Van Gogh

凡·高

艺术家系列

[意] 恩里卡·克里斯皮诺 著
杨馥 译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艺术家系列

Van Gogh
凡·高

〔意〕恩里卡·克里斯皮诺 著
杨馥 译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凡·高 / (意) 恩里卡·克里斯皮诺著; 杨馥译
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8.4
(艺术家系列)
ISBN 978-7-5513-1391-9

I. ①凡… II. ①恩… ②杨… III. ①凡高 (Van Gogh, Vincent 1853-1890) - 传记 IV. ①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3337 号

For the original edition

Original title: "Van Gogh" by Enrica Crispino

Copyright © 2007 by Giunti Editore S.p.A., Firenze-Milano

www.giunti.it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8 by Phoenix-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5-2018-006 号

艺术家系列

凡·高

FAN G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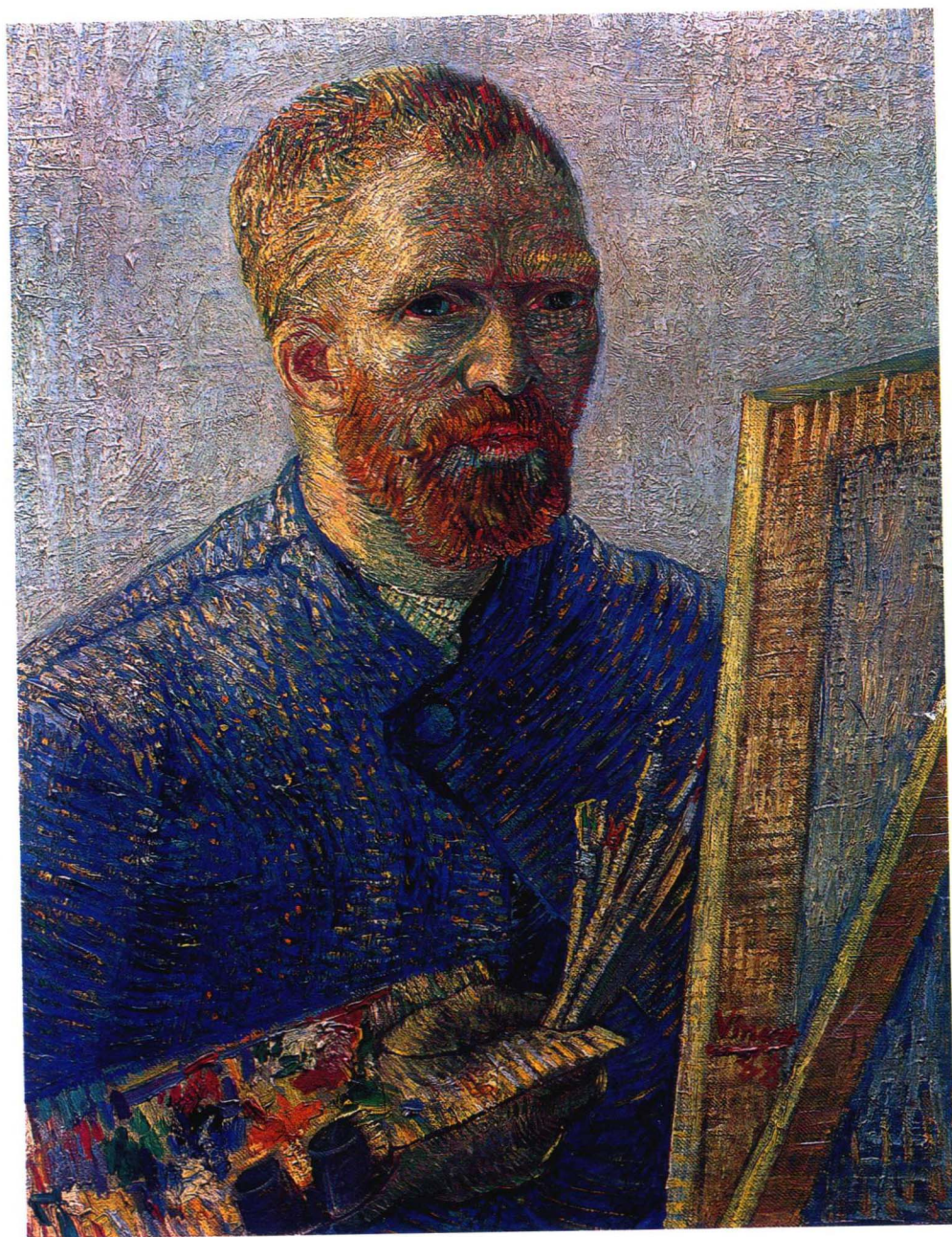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	[意] 恩里卡·克里斯皮诺
译者	杨馥
责任编辑	曹甜 王婧殊
特约编辑	盛利
整体设计	Metis 灵动视线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65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391-9
定 价	9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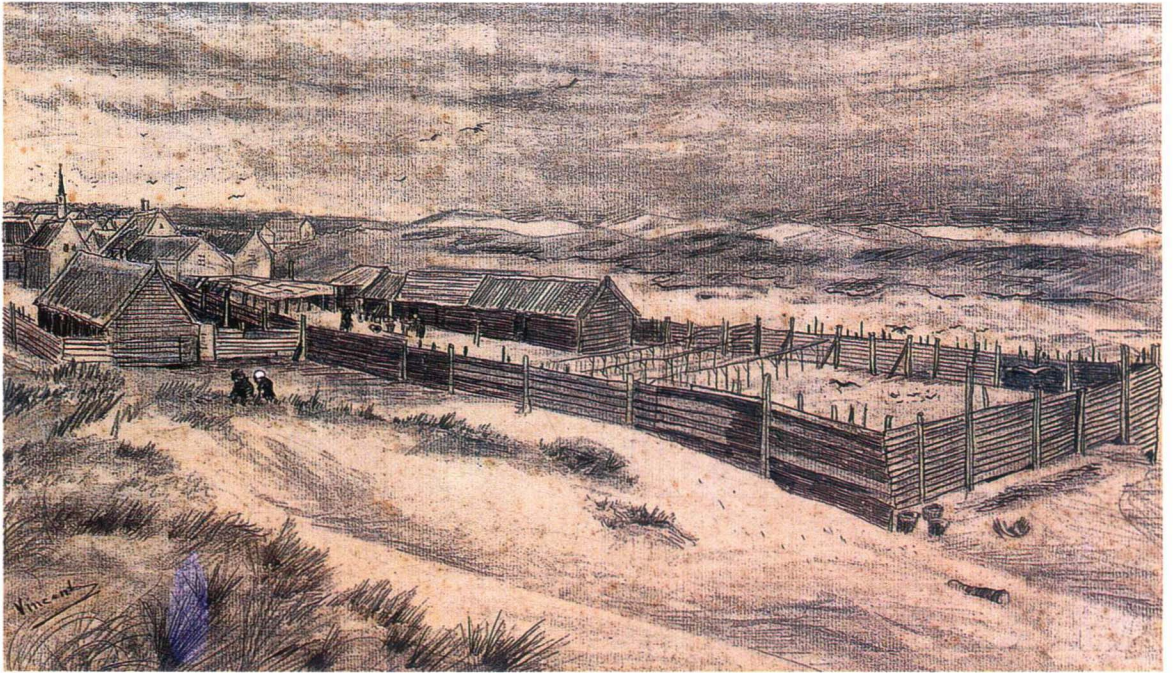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







目 录

第一章 不安的青春期

生之枷锁 / 3

最初的困顿 / 11

学校与矿井 / 16

第二章 荷兰时期

绘画之选 / 24

为卑微之人作画 / 30

一段丑闻 / 49

第三章 印象派大都会

在艺术中心 / 68

转变 / 76

发现日本版画 / 93

第四章 普罗旺斯艳阳

光之寻获 / 108

与高更的友谊 / 138

南部工作室 / 142

黄色之家的共同生活 / 148

破裂 / 169

第五章 疯痴

生之不适 / 174

第六章 尾声

在圣雷米的疗养 / 182

奥维尔的嘉歇医生 / 2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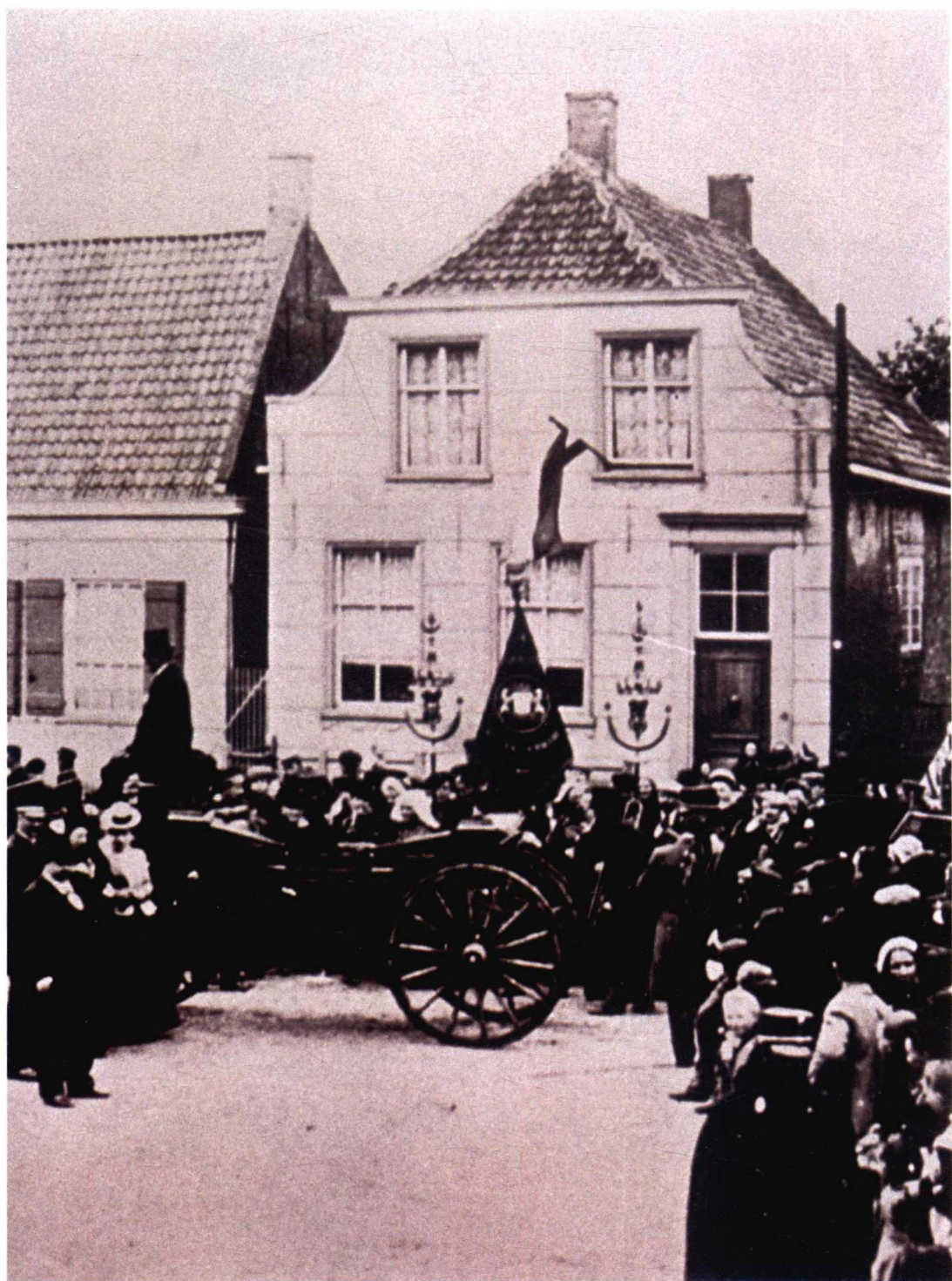
凡·高的遗产 / 228

凡·高画作的市场 / 230

附 录 / 238

第一章

不安的青春期



生之枷锁

文森特·凡·高的母亲安娜·克纳莉亚·卡本特斯是怎么度过怀孕数月及待产期的呢？1852年，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很快就夭折；不难想象，次子临产，她心情矛盾，再度充满希冀又异常不安。终于，在1853年3月30日，第二个孩子顺利出生并起名文森特·威廉·凡·高。3月30日对凡·高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期，既是哥哥夭折的日子，也是他来到人世的日子。奇怪的巧合，仿佛有种天注定的意味。就像上天看待次子，不过是长子的替代品，文森特其实是哥哥的洗礼名。不，或者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篡位者，霸占了不属于他的摇篮，盗走了他人父母的情感。有人认

为，凡·高的负罪感在童年时就已根深蒂固，是折磨他直至自杀结束其不幸一生的痛。其情绪不稳，如根据近来一些有关胎儿感知的理论，或许可以在母亲怀他时的不安中找寻根源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小文森特怀着一颗比一般人敏感的心，在痛苦与不安中成长。

凡·高家族历史悠久。Van·Gogh^①这一姓氏很可能源自靠近德国边境的小城市高（Gogh）。文森特的祖先从16世纪开始就在荷兰生活，其中很

^① 介词van在荷兰语中有“的”“自”之意，也是很多荷兰姓氏的前缀，后面一般跟着一个地名。不过跟德语的von不同，van并非贵族或王族的标志。——译者注



文森特·凡·高，约十二岁



文森特·凡·高，十三岁

多人担任了重要公职，比如约翰内斯·凡·高，就是乌德勒支同盟1628年的“大司库”；迈克尔·凡·高，是1660年迎接英国新国王查理二世登上王座的大使团中的一员；文森特的父亲——提奥多勒斯·凡·高，1822年生于班乔普，在乌德勒支修读完神学后，二十七岁的他于1849年4月1日搬到现今荷兰北布拉班特省担任牧师，成为津德尔特教区加尔文教派的宗教领袖。提奥多勒斯的十个兄弟生活在不同地方，文森特主要跟其中四个叔伯来往：亨德里克·文森特（多被称为亨伯伯），在布鲁塞尔买卖艺术品；约翰内斯（扬伯伯），曾在海军风光过，生活在阿姆斯特丹；克纳利斯·马里努斯（克叔叔）与文森特（森伯伯），二人均为艺术品商人。

文森特的母亲，于1819年出生，是海牙宫廷一位书籍装订匠的女儿。她比丈夫年长近三岁，二人于1851年结婚。这段婚姻一共孕育了七个子女。在长子的夭折与文森特的出生后，其他的孩子陆续来到人世：安娜·克纳莉亚（1855）、提奥（1857）、伊丽莎白·胡蓓尔塔（1859）、薇荷明妮·雅克芭（1862）以及克纳利斯·文森特（1867）。安娜·克纳莉亚·卡本特斯·凡·高是一位充满精力的女子，热爱大自然，其信件中展露的写作才能似乎被她的画家儿子继承了。

文森特出生的中产家庭受人尊敬、墨守成规，与此相衬的是在他们所生活之地的狭隘、封闭与故作清高之中，他却似乎养成了恰恰相反的个人



文森特·凡·高 (1871)



提奥多勒斯·凡·高，
凡·高父亲
阿姆斯特丹凡·高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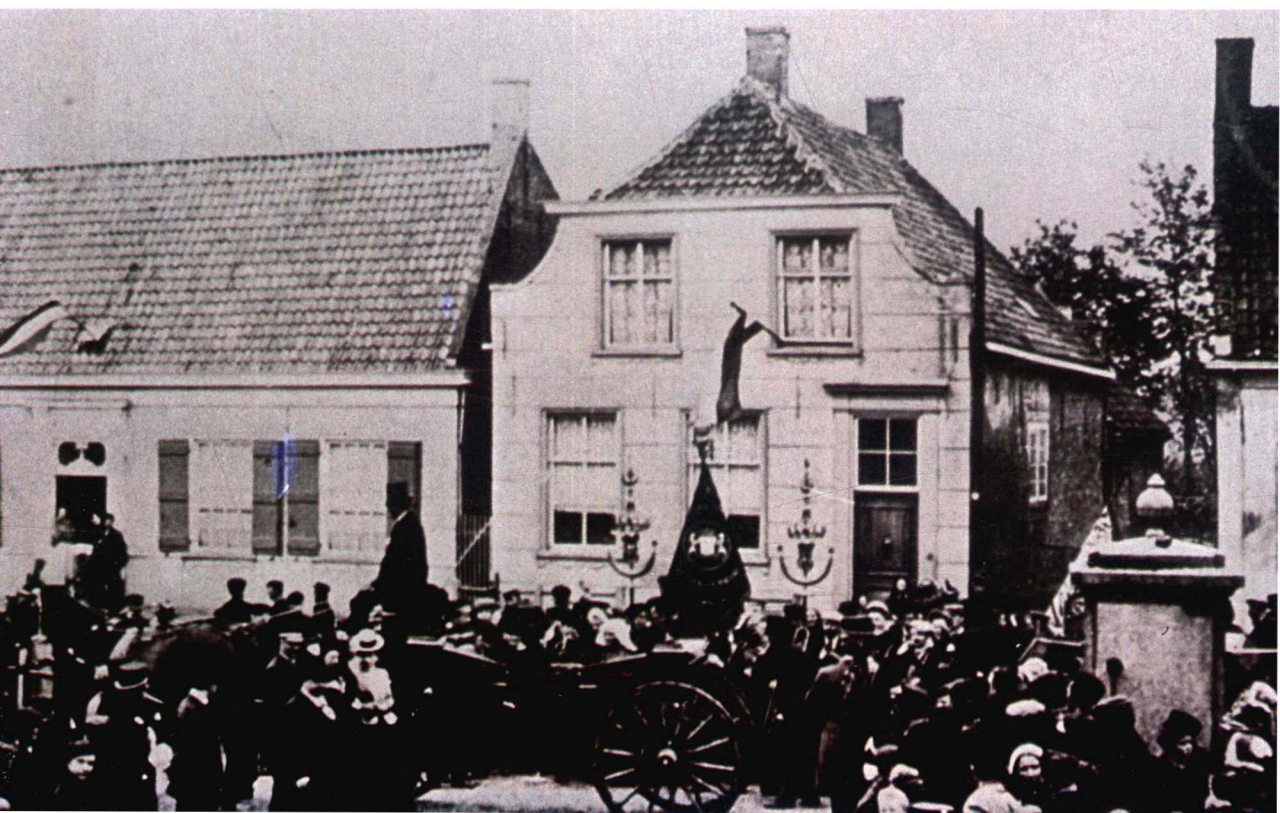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娜·克纳莉亚·卡本特斯，
凡·高母亲

性。“我的青春岁月……灰暗、冰冷、徒然无功。”在给弟弟提奥的数百封信件中的其中一封，文森特这样写道。正是这些信件，连同跟妹妹薇荷明妮、其他亲戚以及朋友如画家埃米尔·贝尔纳的通信，形成了解凡·高人生与其想法的主要来源。一共 864 封信，以荷兰语、法语及英语写下，其中从 1872 年 12 月 13 日至 1890 年 7 月 23 日的 668 封是写给弟弟的。给提奥的信件于 1914 年由其遗孀乔安娜·邦格首次公开。他们的儿子文森特·威廉——父母有意以伯父的名字作为其洗礼名，出版了凡·高

兄弟俩的所有通信，也包括自己父亲写给伯父的那些信件。对文森特来说，比他小四岁的弟弟提奥无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与其关系为所有家人关系中最稳固的。兄弟俩关系的特别在信件中一览无遗。在童年与青春期建立的对彼此的完全信任，尽管各自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、做了不同的选择——文森特是“败家子”，而提奥是家中“头脑正常”的那一位，却让俩人亲密无间、充满默契。文森特在信中多次说起自己跟提奥的关系。比如在 1876 年，有次他这样写道：“我很开心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，

凡·高出生的家，位于津德尔特，在 1903 年被拆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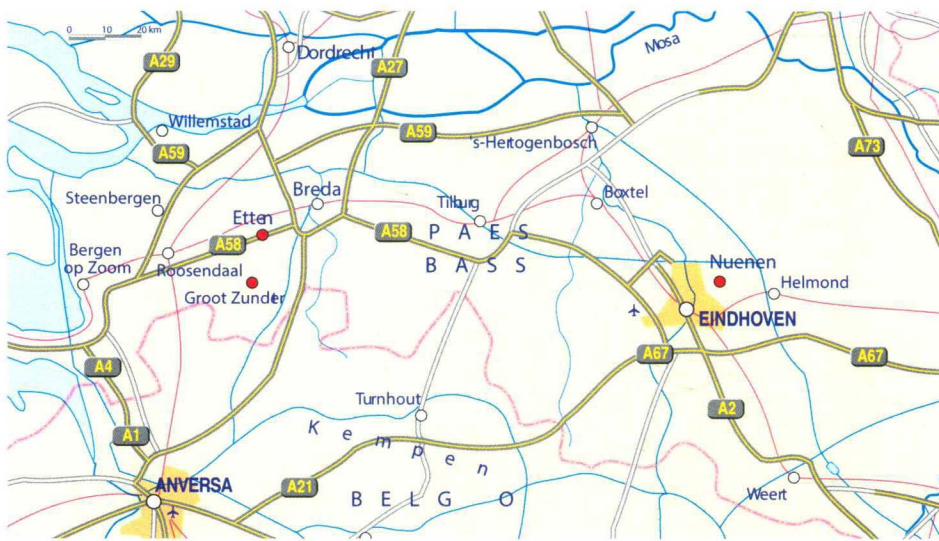


纪念碑文

我指的不只是童年回忆，还有你也在我不久前离开公司工作这一点，你也认识如此多我熟悉的人和地方，也那么热爱大自然和艺术。”当文森特于1880年毅然开始其艺术生涯时，俩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。提奥成为哥哥的“资助人”，好让他一生不

用为钱担忧而专心从事创作。

文森特想着以慢慢画出来的画回报他，尽管自己首先质疑自己的才能：“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想做点什么来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”在1889年11月，他这样给弟弟写道。此外，文森特认为提奥也是一位“艺



Paesi bassi 荷兰；Etten 埃滕；Anversa 安特卫普；Tilburg 蒂尔堡；Belgio 比利时

——译者注



凡·高津德尔特故居原址
新建的建筑

术家”，是其画作的共同作者：“目前我还不觉得自己的画比得上你给我的帮助。一切好起来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跟我一样创作了它们，因为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做的。”在1888年9月他这样说道。在他去世那天写下而未寄出的信里，他再次提起：“不过，我亲爱的弟弟……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一直不认为你只是买卖柯罗画作的商人，你通过我参与了一些画的创作，它们虽一败涂地却保有其画作的平和。”

在给提奥的信件中，文森特跟父母的相处之难一览无遗，毫无折中之计。特别有代表性的那些写自埃

滕——荷兰境内北布拉班特地区的小城，在经历一系列的失败后，于1881年文森特回到父母家生活一段时间，比如头几个月里寄出的这一封：“爸爸和妈妈很好，但不能理解我们心底的感觉，无法觉察我们真正的想法。他们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们（尤其是你），我们两个人（我跟你一样）也深深爱着他们，只可惜多数时候他们给不了我们可行的建议，哪怕用意再好，他们也不懂我们。这不是我们的错，也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年龄、想法和出发点的差异。”

文森特在埃滕的家中跟父母的冲突因为一件事的催化而爆发：他就

像在过往一样，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。这次是表姐琪，守寡并有一子，却无意跟他有任何关系。被爱情蒙蔽双眼的他毫不死心，跟踪所爱并热烈追求她，最终以令所有人尴尬收场，导致与家中尤其是跟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尽管文森特无比渴望父亲的爱与认可，但对其严格的道德标准、狭隘的思想、故作清高的信仰和对其权威主义的无法忍受，跃然在给弟弟的信里：“爸爸没有办法懂我，而我也无法接受他的想法，这种压迫，会令我窒息。”

“我有时也会读《圣经》，就像我也会读米什莱、巴尔扎克和艾略特^①的作品一样，但我在《圣经》里看到的跟爸爸看到的不同，我找不到他在其中找到并以其学究思维解读的东西……爸爸完全不懂艺术。在他不插手我的事情时，我跟他相处得比较好，我得在很多事情上自由独立。”离上封信短短几个月后他惆怅地写道。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，父亲叫嚷着让他滚出家门（这触犯了文森特的底线，他马上搬去了海牙），于随后寄出的这封1882年1月写的信里他好好地发泄了因父母无法理解自己的不忿，洋洋洒洒地控诉了他

们一番。他一共写了十点来回应弟弟对他不够尊重父母的指责，点点有根有据，如第二至第六点：“二、‘让父母不得安宁’这样的表达不是你会说的话，这属于爸爸的虚伪做派，我早有领教。我已经跟爸妈说了我觉得这说法很虚伪，我毫不在乎。每次只要跟爸爸说些他无法回应的事时，他就会搬出类似说法：比如他在舒坦地看着报纸、吸着烟斗时也说得出‘你最终会杀了我’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不觉得这些表达真的有意义。有时候爸爸大发脾气，大家都害怕得不行，只能乖乖听话。当有人不服时，他当然会吃惊。爸爸在家里尤易怒和固执，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所有人发号施令。他的任何想法都顺理成章地成为‘家规’，我也得服从。三、跟一位老人争执并不难，等等。没错，正因为爸爸老了、累了，之前我忍让了数百次一些几乎无法忍受的事情；唯独这次，与争执无关，只是简单地说：‘够了。’由于他完全没有听你说话的打算，我觉得一次说个彻底是合适的。我相信这对爸爸来说是一件绝好的事，他得听听别人有时所想却没有勇气跟他说的话。四、我们的（指文森特和父亲）关系不容易修复。为了这件事能好好收尾，我写信告诉爸爸我租了一间画室，希望他一

^① 化名为乔治·艾略特的英国女作家玛丽·安·伊万斯。——译者注

一切都好，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再吵架。除此之外，我不会再做什么，没有必要。如果只是一次的话，那会很不同；但这是一系列冲突的最后一次争吵，当时我冷静而坚定地跟爸爸说了不少一直以来他不愿面对的事情。不管是否怒火攻心，我所想的始终如一，只是当时我无法再保持沉默，也无法客气地回应。我承认这次我真的好好发泄了一番。但我没有为此道歉的意思，如果爸妈一如既往，该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会忍。什么时候他们变得通情达理、体贴和坦诚，我会乐意收回所有之前说过的话。但我不觉得这会发生。五、爸妈不跟我和好的话就活不下去了，等等。没错，他们在自己周围建造了一片沙漠并准备悲伤地终老……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，我怕他们要做好准备度过很多孤单、难过的日子。六、我会后悔的，等等。在事情演变到这个份儿上前，父母亲对我的不理解让我痛苦不堪。但事已至今，老实说，我一点也不后悔，只觉得被解放。如果以后我觉得自己做错了的话，后悔的自然是我的方式；但至今我也不认为当时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反应。若在将来我再次听到毫不犹豫的一句：‘你能有多快就多快地滚出家门！’我马上就走，永不再回头。因为经济关系，

也不想给你添更多麻烦，我本不想离开家，也是不得已，请理解我；但他们的那句：‘滚！’让我的路显得无比清晰。”

当文森特去海牙继续追求他的艺术事业时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“事已至今”，和谐家庭的假象已然破碎。数月后，关系破裂的苦涩再次涌上他的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在给弟弟不间断的信件中他再次提起：“提奥，我禁不住想，如果爸爸可以多信任我一点，少点质疑，我们家能有多不同啊；如果他能不把我看作一个只会犯错的人，而是多给点耐心，愿意听听我真正的想法——可惜他什么都没懂。首先，他也不会因为我而这么难过，如此为我着急；其次，他也不会令我这么难过。每当想到这比没有家，比没有父母、亲人还不如时，我很心痛。从前我时常这样想，现在也是。”

凡·高于1882年1月离开的父母在埃滕的家并非他所出生的地方。他出生于荷兰北布拉班特地区的另一个村庄津德尔特。凡·高一家人是在1875年搬去埃滕的。如前文所说，他的父亲在那得到首份工作，成为加尔文教派牧师。正是在这距离比利时的城市安特卫普三十公里的农村，这位未来的艺术家度过了其童年与青春期。